

新的源流

烏比特著
戴聰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 的 源 流

[苏] 烏 比 特 著

戴 驄 譯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Андрей Унит

НОВЫЕ ИСТОКИ

本書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2 томах.

Том 8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6 年版本譯出

新 的 源 流

[苏] 烏比特著

戴 聰 譯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0123

开本 860×1156 1/32 印張 8 插頁 1 字數 171,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 定价(8) 0.80 元

內 容 提 要

新的源流乃是拉脫維亞当代最偉大的作家安德烈·烏比特的三部曲洛別日尼克一家的序曲，其第二、第三部为迷惑之网和北风。

新的源流的問世(一九〇八年)引起了拉脫維亞进步輿論界的深厚的兴趣，而使那时的拉脫維亞资产阶级大为震惊，因为它是拉脫維亞第一部现实主义地、真实地描繪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者以鋒利的笔触，通过一家农民家庭的悲剧，暴露了“旧时底傳統，家长制生活方式底傳統”的残酷、黑暗和虛伪，憤怒地鞭撻了貴族地主的貪婪和殘暴，与此同时，作者歌颂了这种已在崩溃着的社会中的新生的曙光以及他們对美好、自由的生活的追求。

小说的主人公老洛別日尼克在家庭中是个十足道地的暴君，他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戕害了妻子，虐待死了女儿莉娜，摧殘了小儿子楊的心灵，但在貴族面前却奴顏婢膝，逆来顺受，他是家长制农民中的典型人物。但他的长子馬尔登却是新生一代的代表。馬尔登富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敢于跟恶势力作不懈的斗争，他虽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过方向，犯过錯誤，受过一个庸俗不堪的女子的迷惑，但后来，他终于毅然决然地割断了跟旧生活的种种关系，走上了新的道路，成了产业工人，参加了革命。



烏 比 特

序 言

长篇小說新的源流乃是安德烈·烏比特描写一个农民家庭的一系列小說中的第一部。在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二一年期間，作家著成了三部曲洛別日尼克一家；在三十年代初，輝煌的四卷史詩时代的变迁的前两卷問世了，这部巨著是三部曲的延續；一九三四年长篇小說往事的回忆出版，它是小說集洛別日尼克一家的序幕。

。长篇小說新的源流的单行本于一九〇九年問世（发表在刊物上是一九〇八年），随即就引起了拉脫維亞进步輿論的深厚兴趣。

现实主义地、真实地描繪农村生活对那些年代的拉脫維亞文学来講，乃是一桩巨大而又勇敢的革新。在烏比特之先，拉脫維亞的文学每每在描写农民生活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加以粉飾和美化；許多資产階級作家挖空心思地在他們的作品中描写貧苦的农民怎样借助于主观能动性 and 勤勉劳动而殷实富足起来。一些反动作家，諸如尤里斯·涅依庆、叶卡勃·阿勃西特、薩烏里耶奇斯和尼耶特爾等人，对于富农与农場主热爱与眷恋“自己的小天地和一小块土地”大加歌頌，对于陈腐的家长制的道德則一味鼓吹。

甚至象拉脫維亞散文大师魯道尔富·勃拉烏曼这样的进步作家也往往只是局限于描写他的主人公的一些心理感受和个人

的个别的冲突，以此来代替对拉脱维亚农民生活中的社会經濟矛盾的深刻地揭露和表现。

唯有偉大的无产階級詩人楊·萊尼斯的喜劇半瓶醋的幻想家（1903年），以及追隨其后的安德烈·烏比特的一系列散文著作，才正确地理解了名符其实的革命艺术的任务。

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事件和进步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影响之下，安德烈·烏比特早在一九〇七年就坚定不移地在自己的創作中坚持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立場。他的中篇小說市僧是在这之前問世的，在这部小說中，作家淋漓尽致地嘲諷了拉脱维亚的資產階級市僧。

不过，烏比特的中篇小說市僧缺少巨大的艺术表現力，因此並沒有在拉脱维亚的文学中留下鮮明的痕迹。可是紧隨中篇小說之后問世的長篇小說新的源流却使得那犹如蕭条冷落的小河灣似的拉脱维亚的資產階級社会大为震惊。

烏比特在小說中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塑造了一系列在艺术上是鮮明的、在心理上是合情合理的性格。長篇小說的批判的鋒芒針對着那种把拉脱维亚农村中的富农的、家长制的生活方式加以美化的做法，針對着宗教和虛伪的习气，針對着那些被拉脱维亚的資產階級作家形容成为或企图形容成为拉脱维亚农民的名誉和光荣的事情。

后来，烏比特本人在給这部长篇小說的意义作估价时写道：“新的源流摧毁了农民的田庄，并与叶卡勃·阿勃西特和歌颂美好的往昔这輩人相徑庭，給自己規定了这样的任务：表现出在农舍的茅草屋頂下，在家长制基督教徒的道德的帷幕后边，积聚起了那么多的純粹农民的殘酷、利己主义、虛伪和法利賽人式的伪善。”

新的源流的作者力图表现出一个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如何在社会生活的新条件和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中的发展的影响之下，以及因之而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之下分崩离析的。烏比特在这部作品中以鲜明的艺术手法所加以描繪的正是列宁在他天才的巨著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一書中所談及的上世紀末叶农村分化的那一过程；关于这一过程列宁講道：“农民中一切經濟矛盾底总和，构成着我們叫做农民分化的东西。农民自身以‘非农民化’这个术语极其中肯和突出地描述了这一过程底特征。这个过程表示着旧家长制农民底根本破坏与农村居民新类型底造成。”^①

这个过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进行得极其緩慢，“……因为旧时底傳統，家长制生活方式底傳統，以最大的力量压在一般农业上面，特别是农民身上，因此资本主义底改革作用（生产力底发展，一切社会关系底改变等等）在这里是最緩慢和最漸進地显示出来。”^②

烏比特在长篇小說新的源流中，显明地表现出由于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旧时底傳統，家长制生活方式底傳統”在拉脫維亞的农民中仍然根深蒂固，因此为新的社会关系而奋斗的战士，壮大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在摧毁这些枷鎖时便格外来得艰巨。

老洛別日尼克乃是农奴制、家长制农民的典型代表。他一絲不苟地遵循着神圣化了的宗教，以及因此而被他視之为不可动摇的祖父和曾祖父的傳統——对贵族的奴顏婢膝的恭順的傳統。

貴族封建主手中的宗教是統治被奴役的农奴的一种有力的

① 譯文引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147頁。

② 同上。

工具。借着教堂和聖經的中介作用，农奴主和地主的意志被宣布为神圣的，而他們的卑鄙行为也被說成是为上帝所特許的。老洛別日尼克把貴族地主对他的种种欺凌，包括把他攆出原来的田庄在內，一概認作为上帝的意旨，应当毫无怨言地服从。对他來說，上帝和地主是至高无上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应当尊崇。农民的美——在老洛別日尼克看来——乃是浸透了汗水的邇邇的衬衫和結滿老黃的双手，他們的驕傲是对老爷們的恭順与服从。老爷們，农民是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因为天上和地下都有老爷。

不幸越是頻繁地降在老洛別日尼克的头上；地主越是殘酷地剝削他，他对老爷們就越是低首下心、卑躬屈节。很早很早之前，人們便已經告訴他，他的任何不幸都是上帝对他所作的罪孽的懲罰。

貴族将他攆出田庄，侮辱了他的女儿，弄得他一貧如洗，但他却認為这一切只是对他的某些罪孽的懲罰。而要贖清前罪唯有更加恭順。于是在那間匆匆地搭在一小块沼地上的农舍里，每逢禮拜天，祈禱的时间便要延长一倍。老洛別日尼克越来越深地陷进了宗教和剝削階級意識形态的罗网之中。

作家提出了敬神的洛別日尼克的性格之所以会存在的深刻的社会理由；这种性格并非洛別日尼克所独有，它是那时拉脫維亞不少被殘酷剝削的农奴的一种典型的心理。

烏比特还揭露了老洛別日尼克身上的另一个特点：确信自己比旁人优越而且权势欲强，为了满足这种欲望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洛別日尼克在天庭的統治者面前，在尘世的統治者面前卑躬屈节、唯命是从，但在自己家中他却是一个凶狠的暴君，千方百計地利用宗教来巩固他的虐政。他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

精神上戕害了妻子，把她折磨成为一个沉默寡言、甘受压制的人；他无时无刻不侮辱女儿，终于把她逼进了棺材；每个礼拜天的早晨他都威逼着楊祈禱。敢于違逆他的只有馬尔登一人。当他生了个畸形的儿子时，他却高兴万分，因为自己的这种不幸可以解釋为上帝的破格的恩賜。他的这个儿子是“主的寵兒，因此应当成为主的真理在尘世的体现者。”老洛別日尼克并且如此声称：“肉体的美——是魔鬼的妖术，世上一切不幸的禍根总归是美。魔鬼用美来蠱惑我們，来危害我們。殘廢的儿子——是我的希望，他将遵循我的信仰。”假仁假义和伪君子的愚蠢再加上目空一切、自命不凡乃是最最丑恶的品性，——老洛別日尼克总是自以为正确，并自封为罪人的审判者和高聳在洪水中的中流砥柱，超越了所有世俗的……不管他的所作所为是如何的卑鄙下流，他却为自己开脫，說这一切是奉主的囑咐做的，因此他是正当的。老洛別日尼克同样深信不疑，上帝为了褒奖他的公正，迟早总要贊揚他，使他成为田庄的不折不扣的主人。

伪君子和虔誠的信徒洛別日尼克是个貪得无厭、酷愛权势的人。他受强者的殘酷的剝削，而自己却同样殘酷地压迫妻子和子女。洛別日尼克精通那套宗教的、奴才的道德，并能将它运用自如，既借以掩飾自己的利己主义，又靠以滿足自己的欲望——抬高自己、貶損別人。他对妻子和女儿百般凌辱。女儿终于忍无可忍而自尽了。但是两个儿子他却未能制服，——他們抛弃了田庄出走了。毫无疑问，象洛別日尼克这样的人，一旦成了田庄的所有者，富裕的主人，那他将会滿嘴上帝如何如何地来剝削他的长工，其殘酷决不会亚于拉脫維亞的任何一个富农。

但是无情的資本主义的剝削和竞争却把洛別日尼克排斥在富农的道路之外。每次当他试图站起来和抬起头来的时候，結

果总是跌得头破血流。

安德烈·烏比特所巧妙地創造出來的老洛別日尼克的形象，乃是未建立蘇維埃政权前的拉脫維亞文学中的最有力、最鮮明的暴露的典范之一。

长篇小说新的源流的另一个形象——馬尔登的发展道路也是饶有趣味和极具意义的。

在地主和富农的鞭子下所作的力不能及的繁重的劳动，养成了馬尔登性格中跟老洛別日尼克的性格迥然不同的品质。宗教使得老洛別日尼克俯伏在地主、贵族的淫威面前。然而馬尔登却識破了宗教的欺騙。他清楚地看到而且也痛苦地遭受过长工和佃农所不得不忍受的种种不平。生活教会他仇恨压迫者，同情劳动人民；劳动者要是自己不学会为了自身的权益而斗争的话，旁人是谁也不会来保护他们的权益的。到处馬尔登都看到财主们如何压迫穷人和无权的农民，如何凌辱他们。对剥削阶级的愤懑和永不熄灭的憎恨在他的身上觉醒了过来。在小说开始的时候，这仅仅是一种单枪匹马的反抗者的自发的抗议罢了，他不顧任何禁令，釣地主池塘中的魚，猎地主树林里的野兽，并且还咒罵貴族；为了貴族他不得不付出那么多的劳动。

馬尔登还不能清晰地辨明他所走的新的道路。他的理想是模模糊糊的。但是他完全懂得父亲的那套基于虚伪、假仁假义和对老爷们的崇拜的道德，乃是奴才的道德，它只是对剥削者有利。

“你的所谓明哲，其实是昏愎，你的所谓真理，其实是一派胡言，你的所谓体面，其实是卑躬屈节，你的所谓天职，其实是下流的犯罪行径。你只要一接近谁，谁就会遭到痛苦和不幸。”

馬尔登在跟老洛別日尼克斗争时，并不将其当作父亲，而是

將其當作地主的奴才和家庭的暴君。他反對父親的宗教的世界觀，然而卻拿不出任何能與之對抗的正面的東西來。馬爾登沒有明晰的目的，對他所應當做的、所應當拿來充實生活的、所應當捍衛的事物缺少信心。他在為了反對農奴制的殘余、反對那種對老爺和上帝的唯命是從的傳統而進行自發的鬥爭時，不接受任何的原則，而且還嘲笑那種要求個人必須服從集體的道德。這正表現出了這個農村青年，貧苦的佃農的兒子，馬爾登·洛別日尼克的小資產階級的个人主義；他正如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所說的那樣，游离了一邊的河岸，但還未游到對岸。

但是在三部曲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迷惑之網中，作者把自己的這個主人公描寫得跟長篇小說新的源流中的那個馬爾登已判若兩人了。馬爾登來到了城市，成了一名產業工人。在新的環境中，新的感情——集體主義的感情、無產階級兄弟般團結的感情，代替了馬爾登的小資產階級農民的个人主義。

約·維·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談到蘇聯憲法草案時指出：“人們通常都說，農民是個小生產者階級，其中組成份子，好像一盤散沙，散布在全國地面上，各人單獨在自己的小農莊上運用落后技術來勉強從事耕種，他們是私有制度的奴隸，是被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等等放肆剝削的。的確，資本主義國家里的農民，就其基本群眾來說，正是這樣的階級。”^①

農民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小私有者，他們的孤獨、單干和象沙一般的分散，造成了他們的私有者的心理和个人主義的思想方式。一方面，他們是勞動者，因此他們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敵人；而另一方面，他們是私有者，是“自己的小天地和一小塊土

① 譯文引自外國文學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列寧主義問題，第 675 頁。

地”的所有主，要不然就是梦想成为私有者的人。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的基本群众，不論就他们的思想或者心理而言，都始終搖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

馬尔登在革命工人小組的参加者齐尔瑪·珈倫的影响下，去到了城市。如今他已經不滿意于他的邻居珈倫的教导了；珈倫曾教他不要害怕貴族，教他自由地思想。如今馬尔登需要新的生活目的。

“你的斗争和你的理想，”馬尔登向珈倫宣布，“总走不出你的田界之外一步。你是你的土地的奴隶，你照料它，耕耘它，而且牢牢地守住它，不讓任何一个陌生人的脚踩到上边去。至于有人在踐踏你邻居家的土地……那你是无动于衷的。旁人的事你漠不关心，这便是你目光短淺……和渺小的原因。你不知道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們亲同手足，人們在共同的劳动中、在共同的斗争中，同患难共甘苦，他們知道人类真正的幸福。”

安德烈·烏比特本人还在一九二三年时写道：他希望“能描繪出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夕、两个时代交接点的拉脫維亞农民中年青一代的無論是社会或者心理轉变的广闊图画”。这种想法，乃是他著作三部曲洛別日尼克一家的思想——艺术构思的本原。必須指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拉脫維亞农民中的年青一代并非是一致的。那时拉脫維亞农村的居民分作为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貧农、中农和富农，因此斗争并不发生在新旧两代之間，而是发生在阶级之間。

作者思想——艺术构思的模糊，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长篇小说的结构和个别形象的塑造。正因如此，长篇小说的题材便局限于家庭关系的框框之内，而那时的社会经济生

活却远未完备地表现出来。在长篇小说中，描写到资本主义关系如何渗透到拉脱维亚农村生活中去的篇幅是异常之少的。在小说中贫农和孳长着的拉脱维亚资产阶级的代表——富农之间的矛盾只是偶尔才提到几句，而且较为模糊。

尽管如此，长篇小说新的源流仍然堪称为一部饶有趣味、内容丰富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大艺术家安德烈·烏比特勾勒出了一幅虽不是怎样完备的然而却是真实的拉脱维亚农村生活的图画；描绘出了以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矛盾为依据的冲突。

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集洛别日尼克一家的序言中，安德烈·烏比特讲道：“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消灭了农村中家长制经济的最后的残余。雇农和无产阶级化了了的青年——小农的儿子们纷纷跑到工业城市里去。因此我试图把所有这些经济改造、社会分化以及与此有关的人们心理中的旧传统的粉碎，集中地在一个家庭的悲剧中描写出来。”

正因为如此，作家便能通过他的主人公的形象，集中、鲜明、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拉脱维亚农民生活中基本的社会过程，也正因如此，长篇小说新的源流即便在我们的时代也仍然不失为一部富有意义的作品。

克·克拉烏林

新的源流



第一章

洛別日尼采站在院子中央，目送着兒子們，直到他們的背影隱沒在樹林里之後，才沉重地嘆了口氣，蹣跚地、一跛一拐地回到屋子裡去。她的背已經僵僵，頭縮在肩膀里，眼窩深深地塌了下去，眼睛中滿是疲憊、不安和忧虑的神情。現在，該去拿擠奶桶和把牧牛的小姑娘喊回來。太陽徐徐地往樹林後面落去。牛群已經在村道上徘徊很久了。它們不住地扭過頭去，朝着屋子的那個方向哞哞地叫着。牧牛姑娘騎在柵欄上，等着人家把她喊回去。一只小狗奔到半山坡上，搖着尾巴，不耐煩地猖狂吠着。

……蒼茫的暮靄籠罩了林間的小徑。

走在前面的是馬爾登，步伐沉重而又均勻，他的頭微微歪向一邊，兩條手臂，象往常一樣，一動也不動地垂着。在他後邊不遠，楊揮動着手，慢吞吞地走着，不時被露出地面的彎彎曲曲的松樹根絆住了腳。

楊目不轉睛地望着哥哥矮壯的背影，想問他點什麼；但又不敢開口，每當馬爾登眯縫起眼睛，抿緊雙唇，一聲不作，陰郁地、專心致志地沉思着什麼的時候，——楊總是渾身打着寒戰，無法把戒備的眼光打他身上移開。他的粗壯的肩膀和一動也不動的、肌肉發達的手臂，總使楊感到幾分畏懼。儘管如此，在楊的眼睛中卻仍然流露出了憐憫的神情：哥哥黝黑的前額上有着三條很